

妻子一贯坚持她“节俭持家”的态度，对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她错过了在电影院放映的诸如《红海行动》《流浪地球》《长安三万里》等精彩大片。

妻子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理由：“这些片子等影院放映后，是可以在电视上搜来看的。去电影院一次花的那个钱，拿来买肉的话，一家人可以吃好几天。”

由于电影院离我家很近，她每天都会经过那里。可能是因为这次看到观看电影的人特别多，以及大家对放映电影的热

烈讨论，这次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没经我们怎么撺掇，她就欣然与我们一道走进了电影院。

从电影院出来，妻子还在回味影片中的每一处精彩，嘴里一直“啧啧”地感慨不断。

她的惊叹声穿越时空，与几十年前陈家湾大石坝上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悄然重合——那时银幕上的洪水能把老人吓跑，如今哪吒的混天绫却让妻子眼含星光。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镇上隔三岔五就会派人到老家陈家湾的大石坝上放电影。那时，陈家湾除了极少数走南闯北的人

陈家湾影事

□黄海子

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外，一直守在陈家湾这块土地上的人，并不知道电影是个什么玩意儿。

夕阳西下，大石坝上第一次打出的白色方正银幕，被陈家湾人称作“大白幡”。见到大白幡的老人心里很是憋闷，他们一致认为这么大的白幡打出来是大凶。老人们说：“陈家湾打大白幡只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一场瘟疫，死了很多

人，大家做幡都做不过来，就只好统一做了一张大白幡，挂在了大石坝正中央招魂。”

夕阳落坡，陈家湾刚沉寂下来。大喇叭里响起威严霸气的通知声：“大家抓紧吃晚饭！大家抓紧吃晚饭！吃完饭一个院子除留一个人照看屋，其他的都到石坝上来看电影。今晚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通知完毕，从大喇叭里传出歌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唱完，接着又唱，三两首歌后，威武霸气的通知又响起：“请吃过晚饭的社员拿上板凳抓紧到石坝上来看电影！请吃过晚饭的社员抓紧到石坝上来看电影！电影8点半准时放……”这当口，一大束白光打在大白幡上，又不断地把那束光约束到与大白幡差不多大。

吃晚饭的时候，伯爷爷到我们院子里一家一家地强调：“凡是我们家族的，不满十岁的娃，全部留在他家里，不准去石坝上看电影。理由有二：一是那巨大的白幡不吉利；二

是白幡上有晃动的东西，不干净，容易拿走孩子的魂（放影员试机时播放的画面被伯爷爷看到了）。”——伯爷爷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家族中发生的大小事情，都由他拿主意、定夺。

因我曾在父亲单位看过电影，试图说服伯爷爷允许我去观看。伯爷爷却本着对家族人人负责的态度，叫来伯婆婆堵在我家，只有一个条件，大人可以去看，娃儿必须带到他家去由他们统一看护。

陈家湾放的第一场电影，我没看到。后来陈家湾放电影的次数多了，伯爷爷不再阻拦我们去看电影。但他绝不去看，伯婆婆却去了。

伯婆婆首次看的电影名为《小花》，她看得很专心。影片中，一场大雨的场景出现，随后大雨转变成汹涌的洪水的时候，伯婆婆惊慌失措，大声呼喊：“涨大水了！涨大水了！快跑！快逃！”一边喊着，一边从板凳上跳起，迈着她那被裹过的小脚，拼命地推着周围看电影的人往外挤。

这事也成了陈家湾茶余饭后的笑事。我妈也给我讲了我第一次在父亲单位看电影的笑话。说我看到电影镜头下特写的红苹果，哭嚷着向她和父亲要苹果吃。为了“自尊”，我不准她把我这事讲给别人听，但我妈还是给人讲了。但她也给我讲了很多

人第一次看电影的事——有人看见电影里的货车对着看电影的人群冲过来，大声吼：“快让开，快让开，不要被碾着了。”一群看到电影里飞机往地上丢炸弹，就一哄而散；还有看到坏人欺负好

人的，就随手把坐着的板凳扔向了银幕，去砸那个坏人。

再后来，看电影就成了陈家湾盼着的事，特别是哥哥姐姐们。他们不只盼陈家湾有电影看，只要打听到陈家湾周边哪里有电影放，即使天遥地远，也会备了火把电筒翻山越岭而去。而陈家湾放电影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众多陌生的面孔。

在没有电影来放的日子，陈家湾的孩子学会了自己放电影。

他们拿了家里的电筒，跑到宽阔的地方，将电筒光照向田地，山包、水面、夜空。那一帧帧在电筒光里流动而过的，是陈家湾世代

的风景；奔跑在电筒光里的孩子，是这部电影钦定的主角。他们将演绎陈家湾这片土地上的欢愁悲喜。定格在那里的深邃夜空，夜空中眨巴着眼睛的星星发出的声音，仿佛娓娓道来的画外音。

妻子在归途中仍止不住赞叹，街上明朗的灯光裹着她“啧啧”的余韵，恰似当年陈家湾电影散场后草垛边飘落的私语。

此刻我抬头看见的一轮明月，与多年前的电筒光倏然重叠——那些奔跑在光柱里的孩童早已长大；转角处，我回望街上一串的路灯被人行道拉长，恍惚又见到当年电影散场时，田间小道上蜿蜒着的火把、电筒的光亮——那是用故事串联起的永不散场的人间风光。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

醉在宜宾

□李渝楠

初到宜宾，竟被那无味的秋风灌醉。2016年的某一天，朋友打来电话，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此拉开帷幕。为避开堵车，暮色中我们驱车驶向目的地李庄。晚上11时许，抵达宜宾，这座城市竟以一场淅淅沥沥的大雨迎接我们。雨丝如细针般，密密地斜织着，我们撑着伞，在雨中找到了下榻的酒店。雨声淅沥，仿佛是这座城市独有的迎宾曲。

次日清晨，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我们开启探索之旅。宜宾燃面，那真是色香味俱全，让人垂涎欲滴。金黄的面条，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和酥脆的花生米，再浇上秘制的辣椒油，味道巴适得很。来宜宾，不吃燃面，那可是一大遗憾哦！

驱车一小时，我们来到五粮液基地。还未靠近，一阵阵淡雅、醇厚的酒香便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浓郁的酒香弥漫在空气中。宜宾，这座人杰地灵的城市，沉淀着悠久的酒文化。我虽不喝酒，却也被这酒香迷醉。我们纷纷下车，陶醉在这千年酒香弥漫的酿酒宝地，灿烂的笑容在每个人脸上绽放。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古老酿酒工艺的传承与沉淀。五粮液的酿造工艺传承了数百年，每一道工序都蕴含着匠人的智慧和心血。

对于古镇，我始终怀有特殊的情怀，喜欢它的古朴、古色、古香，以及那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我曾去过不少古镇，但对李庄，却多了一份厚爱，这源于梁思成、林徽因曾在此生活过。

抗战时期，同济大学迁徙至此，梁思成、林徽因、李济等人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中国建筑》便诞生于此。林徽因，这位我一直以来敬仰的才女，让我心怀向往，踏上了追寻她足迹的旅程。经过两小时车程，李庄终于映入眼帘。这里有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

漫步古镇，我试图找寻大师们的足迹，却很难发现与抗战有关的遗迹。新建的仿古建筑较多，街道上到处是售卖特产的店铺，白酒、白糕、白肉，游人如织，商业气息浓厚，与我想象中的古镇相去甚远。热情的商人、喧闹的景象、此起

彼伏的吆喝声，在耳边回响。我有些失落，心中暗想：这还是我向往的李庄吗？

然而，李庄的白肉却让我印象深刻。这道闻名遐迩的凉菜，师傅们刀功精湛，一块肉在他们刀下切得薄如蝉翼，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午餐点了这道菜，大份38元，10片，正好一人一片。伴着独特的佐料，入口即化，唇齿留香。我一边品尝，一边想象着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否也曾在这古镇的某个角落，享受过这样的美味。说不定他们也会被这薄如蝉翼的白肉惊艳到呢！

如今的李庄，已焕发出别样的魅力。流光溢彩的灯光让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更加名副其实。踏上石板路，仿佛穿越到了美丽的江南水乡。明清风格的建筑在这里交相辉映，干净的石板路、古朴典雅的楼阁，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数百年的风雨。全木结构的房屋，古镇的美让人惊艳，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脚步，摇着小船，吹着晚风，感受着人间值得。

夕阳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小船缓缓前行，两岸的古建筑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宁静。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李庄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更在于它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归属。在一家小店前，热情的店主向我们介绍着李庄白肉的制作工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们与几位游客在石板路上闲聊，分享着各自对李庄的感受。站在斑驳的木门前，我仿佛能听到岁月的回声，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他们的故事依然在这古镇的每一砖每一瓦中流淌。

醉在宜宾，我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也成了这段旅程的见证者。或许，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追寻中发现，在失望中收获，在回忆中沉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李庄都让我沉醉，难以忘怀。站在夕阳下，小船缓缓前行，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江水气息的空气。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寻找风景，更是寻找内心的宁静。（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评协会员）

能懂的诗

春天留下的都是诗句(组诗) □止戈

牡丹书	交出光明的秘密	谷雨的雨
当你拆开信封时 洛阳的云突然 静止了 那些层层叠叠的胭脂 开始在鸟鸣中润开	红 叶 一片枫叶 将整个暮春 红得 比桃花还娇羞 风轻轻一吹 柔软的诗句 就开始疼	谷雨的雨很甜 每一滴 都带着花香 都带着绿色的梦 每一滴，都是感叹 从云的心事里 落下 打湿了所有 未寄出的信箋
我藏起焦骨下 最红的那瓣 如同藏起那个 未说出的字 信纸背面 月光正在拓印 去年凋谢的 印记	阳光写得太亮 你读时 请小心烫伤 露珠悬垂在叶尖 欲坠不坠 就像你眼里 那句迟迟未落的 告白 我伸手去接 它却碎在 春日的 正午	你睫毛上的水珠 究竟是天空的碎片 还是我凝视时 坠落的星辰
我们谈论花期 像谈论一件人生大事 而泥土深处 根系正在 商议 关于春天 关于如何不灼伤对方		谷雨的雨 催发了种子 却也 催发了沉重的 忧伤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

爷爷(外一首) □唐学罗

岁月把爷爷的凄凉颠簸到 垃圾桶旁边	还有一只小板凳
步履蹒跚的爷爷 拄着沧桑 扶住落寞 一次次从尘埃深处 翻找支撑风烛残年的 疼痛……	终于在时光的角落里 把它找出来了
爷爷	终于从喧嚷嚷嚷中 扯下丝丝缕缕的安静 把它擦得干干净净
终于想起	终于稳稳地坐在了 结实而低矮的小板凳上……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